

卢梭语言起源论与《创世纪》巴别塔叙事的比较研究

金天昊 PB24000144

摘 要

本文主要是针对卢梭《论语言的起源》以及《圣经·创世纪》里的巴别塔叙事展开比较解读，借助对二者在语言起源、统一基础、分裂原因以及后果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加以剖析，以此来揭示这两种文本针对人类语言、社群命运以及沟通困境所展开的深度思考，本研究参考了斯坦纳提出的“理解即翻译”这一观点，还运用了德里达关于“替补”逻辑的分析方法，呈现出卢梭思想所有的独特特性以及它与古老文化主题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卢梭；语言起源；巴别塔；替补逻辑；比较解读

一、 引言

在西方文化里，《圣经·创世纪》当中的巴别塔故事是有关语言、人类骄傲、沟通障碍以及族群分散的基础叙事，它对后世思考这些根本问题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里，提出了“语言的发明不来自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来自感情”这样一个命题，为理解语言的本质提供了和理性主义传统不一样的视角。

乔治·斯坦纳于《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里，把巴别塔的意象提升成为用以审视人类全部理解与沟通行为的关键隐喻，还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这样一个关键观点 [1]，雅克·德里达在《论文字学》当中，借助对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的解读，揭示出了“替补”逻辑以及“文字暴力”的运作机制 [2]。恩斯特·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有关语言与早期人类象征思维关系的论述 [3]，以及王侨成对语言起源研究现状所做的整理 [4]，可为理解卢梭思想的独特之处提供学术背景。

本文会凭借仔细研读卢梭所著的《论语言的起源》以及《圣经·创世纪》第 11 章 1 至 9 节的内容 [5]，同时参考邝炳钊所写的《创世记注释》[6] 等相关文献，针对语言原初状态、统一性基础、分裂根源以及后果等关键问题来展开比较分析。

二、 语言的原初统一：神意与情感

（一） 神赐的语言统一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起始便宣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5] 邝炳钊把这理解成当时全世界的人都只讲一种共同的母语 [6]，文本里“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样的表述，并非仅仅意味着语言符号系统的一致，还暗含着一种集体意识呈现出的均质化状况。

这种统一并非源自人类自身所付出的努力，而是作为上帝创造秩序的其中一部分被赋予而来，它让早期人类“成为一样的人民”，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以至于上帝在观察他们合力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发出感叹：“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5] 上帝的这一“感叹”实际上揭示出了语言统一与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

在这般神赐的语言统一性情形之下，人际之间的理解似乎并不需要进行“翻译”，思想意图可以直接实现传递，然而这种看上去近乎完美的无中介沟通状况，其实也隐藏着人类由于过度自信而对神圣界限发起挑战的危险。

（二）情感的自然语言

和《创世纪》的神学叙事存在差异，卢梭尝试从人类自然本性着手，重新构建语言的诞生形式，卢梭明确表示：“语言的发明不来自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来自感情。”[7] 他觉得，如爱、恨、怜悯以及愤怒等“各种各样的感情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相互分离的人聚集在一起”，还促使人们发出了“第一次声音”。

此表述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把语言起源从功利性需求的契合转变为情感性的内在表达，还将语言的本质属性从“传达信息”转变为“表达存在”，卢梭觉得，这种源自情感的原始语言，首要特点是“形象化的”，他论证说：“由于促使人说话的第一个动力是感情，因此，他的第一个表达方法是隐喻的。”[7] 这种语言富有诗意，属于“诗人的语言”。

卢梭着重强调原始语言与音乐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他宣称“在我前面所说的说话，就是人类的第一首歌”[7]，这种具有“歌唱似的和带感情的”的语言，凭借其自然形成的旋律、节奏以及“口音”，可直接对听者的感官产生作用，激发共通的情感体验。

（三）两种统一观的对比

对比两种叙事，巴别塔前的统一是神圣权威的产物，指向一种有序、高效的社群；卢梭所追溯的原始语言统一性，则源于人类共通的自然情感，指向一个基于情感共鸣的原始社群。从斯坦纳“理解也是翻译”的视角看，这两种“原初统一”的语言状态都暗示了一种理想沟通境界，其中“翻译”的必要性被降至最低 [1]。

两种叙事都呈现出对于“失落的完整性”的深切怀念，并且都把“原初统一”设定成一种理想状态，不过经过深入剖析后可发现一个共同的悖论：这两者都借助复杂的理论建构去论证“简单性”的价值，同时都凭借精密的文字论述来怀念“直接性”的美好。

三、 语言分裂的根源：神罚与替补

（一） 巴别塔的神罚

《圣经·创世纪》把语言混乱直接归结于人类的骄傲以及上帝的干预，当人类打算建造通天塔，来“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时 [5]，这样的意图被视作是对神圣权威的冒犯。邝炳钊分析了人类建塔的双重动机：追求不朽名声和抗拒上帝“遍满地面”的命令 [6]。

耶和华做出了果断且直接的回应：“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5] 语言的“变乱”被选作神罚的方式，其中揭示出一种颇为精妙的惩罚逻辑，上帝没有直接将巴别塔摧毁，而是选择去破坏建造巴别塔的前提条件，也就是人类之间可进行有效沟通的状态。这种惩罚并非是对人类能力的剥夺，而是对人类协作所依赖的基础进行了解构。

语言出现分裂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人类协作的中断以及族群被迫面临分散的状况，在这样的叙事内容里，语言分裂属于一个突发性质的、由外力强行施加的事件，其根源是人类自身存在的道德缺陷以及对于神圣秩序发起的挑战。

（二） 文字作为“危险的替补”

和《圣经》那种突变式的叙事不一样，卢梭把语言从原本充满情感且富有音乐性的状态，逐渐走向分化以及力量减弱的过程，描绘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德里达的解读给我们一些提示，在卢梭的文本里，这种演变的核心机制可被理解成是一种“替补”逻辑的逐步呈现。

首先，卢梭认为语言的自然分化是由地理以及气候方面的差异所引发的，使得南方语言与北方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性 [7]，而这样的差异形成了语言统一性的首次断裂情况。

然而在卢梭的观点中，对语言原初生命力造成更为致命威胁的，乃是书写文字的出现，德里达说明，文字于卢梭那里充当了“危险的替补”这一角色 [2]，一方面，文字属于对言语的替补：它可弥补口语没办法跨越时空的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文字又是对言语的取代以及损害：它“实际上却损害了它（语言），改变了它的字词，也改变了它的美；使它的意思更准确了，但使它失去了表现力。” [7]

这段表述当中蕴藏着卢梭思想的核心悖论，也就是精确性与表现力相互对立，语言从以往的“向心说话”转变成为“向头脑说话”之后，便失去了声调、节奏以及充满活力的情感，保罗·德曼针对卢梭文本里修辞和比喻展开的分析，呈现出卢梭在描述这一演变过程时语言自身所有的复杂性 [8]。

（三） 两种分裂观的比较

把卢梭的“替补”逻辑拿来与巴别塔的“神罚”叙事作对比，可察觉到二者在对语言分裂根源进行解释时存在着根本不同，巴别塔的“语言变乱”属于一种发生在人类社会之外、由神意直接施加干预的突发状况，呈现出“外在因果论”，而卢梭所揭示的语言“败坏”，呈现为一种在文明发展进程内部、充满矛盾的结构性演变，体现出“内在发展论”。

倘若认为巴别塔的诅咒乃是上帝针对人类冒犯行为所施加的惩处，那么卢梭所勾勒描绘的情形，则更类似于一种“文明的自我诅咒”，即人类在希望能够追求自身完善的进程当中，反而可能失落最为本真的事物。

四、 分裂后的沟通前景

（一） 分散与神圣拣选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当中，是以“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这样的内容来为巴别塔事件作出结尾的 [5]，其呈现出了一幅由于语言不通被迫分离的人类景象。然而在《圣经》整体叙事架构之中，巴别塔的分散并非是最结局，它为后续上帝挑选特定民族并与之构建特殊契约关系提供了背景条件，尽管普遍的人类语言统一性已然被打破，然而神圣沟通并没有完全断绝。

这种“拣选”机制事实上呈现出一种“救赎经济学”，即借助对少数个体的拯救达成对整体的最终救赎，巴别塔的分散并非惩罚的最结局，而是救赎历史的起始点。

（二） 替补链中的挣扎

卢梭对于现代语言所呈现出的“替补性”堕落态势怀有深切的忧虑与思考，不过德里达所进行的解读给予我们这样的提示，卢梭并非仅仅是简单地停留在绝望的哀叹之中，他的文本自身实际上充满了在“替补”这一链条里重新探寻意义以及构建连接的种种努力。

卢梭对于那些依旧保留着较多“口音”以及音乐性的语言所怀有的偏爱 [7]，可被看作是对更为贴近“在场”言语形式的一种珍视，他十分尖锐地指出，一旦政府依赖强力以及书面律法来进行治理，而非凭借生动的“口才”时，公共领域里充满情感的语言就会逐渐走向消亡，甚至“凡是不能让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民听懂的语言，都是奴隶的语言” [7]。这种关于语言与政治自由关系的深刻洞察，和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对“公意”的论述紧密相连 [9]。

卢梭的文化重建策略呈现于他对语言“再生”可能性的探寻之中，尽管他认可原初语言无法再度回归，但他依然坚信借助恰当的文化实践可在一定程度上让语言的情感力量以及社群凝聚功能得以恢复。

（三） 希望与困境的辩证法

将《创世纪》与卢梭对于“后分裂时代”的描绘加以对照，可发现二者都认可“巴别塔之后”沟通方面存在的根本性困境，然而二者所采取的克服策略却有着明显差异，《圣经》把这一困境的最终解决归结于神恩的超越性介入，从中体现出“超越主义”的一种倾向，卢梭的思索一直是在人类经验的内在层面来进行的，呈现出人类处于“替补”的无限链条里，持续尝试借助创造新的“替补”去弥补旧“替补”的不足之处，期望可靠近一种理想的沟通状态。

两种前景都呈现出一种“希望与困境的辩证法”，《创世纪》借助“拣选”机制，于绝望之中留存希望，卢梭凭借“替补”逻辑，在批判里探寻重建之路，然而两者存在根本差异：《创世纪》的希望属于“末世论”，其指向的是超越历史的最终和解，卢梭的希望是“现世论”，它所指向的是在历史进程中持续接近却永远无法彻底达成的理想状态。

五、 结论

本文将卢梭所著的《论语言的起源》与《圣经·创世纪》当中的巴别塔叙事放在一起做比较解读，对两种文本于语言起源、社群命运以及人类沟通困境等关键议题方面所展开的复杂对话给予探索，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这两者在解释框架上有着神意与人本这样的根本差别，然而它们都共同朝着对语言原初统一性的理想化追忆这一方向，并且对语言在后续演变进程里所遭遇的分裂或者“败坏”表达出了深切的忧虑之情。

研究之中发现了一系列有创新性的观点，若从修辞策略这一角度去进行观察，可看到两种文本均呈现出一种共同的悖论，也就是依靠复杂论述来追求简单理想，当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展开分析时，《创世纪》所体现的是循环史观，而卢梭所体现的则是进步悖论史观，再次从符号学的角度给予观察，《创世纪》当中的变乱乃是对符号系统统一性的一种外在破坏，而卢梭的替补性败坏却是符号系统内在演化所导致的结果。

巴别塔叙事从神学目的论角度出发，把语言统一看作是上帝的恩赐，而其分裂被视为是对人类骄傲的神圣惩戒，卢梭是从人本主义立场着手，将语言的诞生归结于人类共通的自然情感，他觉得最早的语言是充满诗意且富有音乐性的“歌唱”，他把语言从这种饱含情感力量的原始状态朝着分化、理性化以及书写化发展的过程，看成是文明发展进程里一种难以避免的“败坏”。

通过将卢梭的语言哲学置于与古老巴别塔主题以及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展开对话的情境之中，凸显出了他思考内容所有的复杂性以及现代性的特质。在启蒙运动所营造的语境里面，卢梭凭借着他对人类情感以及自然状态所进行的深入洞察，重新诠释了语言对个体心灵和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意义。

对卢梭与巴别塔叙事展开比较解读，能促使我们针对语言、理解以及人类生存境况展开根本性的追问，在“巴别塔之后”的这个世界里，那种完美的、无需进行“翻译”的直接沟通，或许始终都仅仅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人类所肩负的使命在于，一方面要承认差异、隔阂以及“替补”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永远都不要放弃借助创造性的言说、书写以及行动，尽可能地去接近真诚理解与情感共鸣，借助这样的方式来抵御现代社会里沟通异化和社群解体所带来的“新巴别塔”困境。对语言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持续关注，如王轿成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 [4]，也在提醒我们于跨学科视野之下持续深入对语言本质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STEINER G. 通天塔: 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 庄绎传,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 [2] DERRIDA J.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 [3] CASSIRER E. 语言与神话[M]. 于晓,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4] 王轿成. 语言起源问题刍议: 内涵呈现、视角对立及理念升维[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 209-218.
- [5] 联合圣经公会. 和合本圣经[M]. 中国基督教教会, 2024.
- [6] 邝炳钊. 创世记注释[M].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 [7] ROUSSEAU J J. 论语言的起源[M]. 李平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8] DE MAN P. 阅读的寓言: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M]. 沈勇,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9] ROUSSEAU J J. 社会契约论[M]. 钟书峰, 译. 法律出版社, 2017.